

細看香港如何被消滅



二零零六年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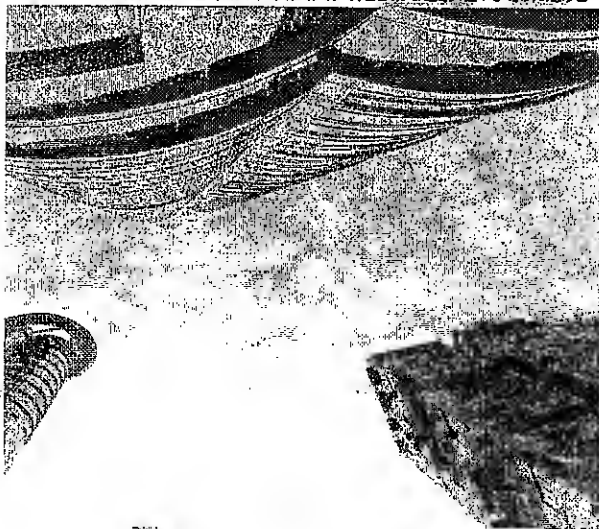
細看香港如何被消滅？

「消滅香港」，胡恩威先生竟對香港城市規劃提出這項的指控。

現今社會拜金主義的盛行，財團壟斷問題的日益嚴重，砵蘭街旁舊店舖及街市陸續的消聲匿跡，朗豪坊的平地而起，似乎有力地敲證著他對城市規劃政策的指控

香港城市規劃政策是在「消滅香港的歷史，消滅香港人的集體記憶，消滅香港人的社區，消滅香港人的家庭，消滅香港人的個人意識，消滅海港」等等，胡先生如此震撼地細繪。

究竟是作者對這現代化中的香港持過份偏激的態度，還是政府現行的市區重建、城市規劃等政策在侵害本土文化價值呢？我們有幸請來文化界、學術界及政界的代表表達他們對以上種種指控及近年城市規劃對文化發展之影響的專業意見。



邵健偉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副教授

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學系亞洲人獎學金基金會訪問學人



有質素的生活？

看近年的施政報告和官方文件，我們知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熱切期望將香港變成與倫敦、紐約齊名的「世界級都會」，尤其注重經濟與文化方面的成就。政府聲言必須更廣泛地推行都市發展計劃（包括重建計劃）以促進經濟和文化轉型。雖然政府由一九八零年代開始，已經不斷宣稱都市發展的目的是將「合理生活水平」提升至「有質素的生活」，但這是否事實？真的會落實嗎？關鍵問題是現時都市發展的模式與進程到底如何影響、以及會否影響人民的生活。在考慮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必須要問：甚麼叫做生活質素？

放眼香港，處處可見市區發展計劃對城市外觀造成巨大轉變的證據。雖然政府不斷強調，都市發展「以人為先」，市區重建局的徽號亦隱含這個理念，但落實執行時卻極少考慮到原居民的關係、生活方式、文化、社群、原有建築與空間運用等因素。這種發展主導的模式，令決策者、規劃者和發展商可以「為所欲為」。市區土地再開發、鄉郊土地被夷平，一座座摩天巨廈拔地而起，不僅改變了城市外觀，更完全改變了居民的生活模式。為了迎合現代標準，拆卸、重建了許多建築物，這不僅摧毀舊區原有建築，也將居住多年的社群連根拔起，破壞了城市的文化景觀。政府聲稱計劃是為了創造「理想生活質素」、「具遠景的城市」、高喊「市區重建：今日行動創建美好明天」、「為廿一世紀香港持續發展」等口號，但這些並不是「創造性的破壞」，而是「破壞性的創造」。

只要看看現在的都市規劃和發展進程，不難發現政府是依據標準化的功能、需要、目標與角度進行城市規劃，將城市當成「普通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地方，絕少考慮社區與個人的多元化需要。當前的都市發展政策與嚴謹的都市管理制度，的確能夠發揮高效率的都市功能——例如便利發達的交通系統，但居民必須為此付出沉重代價。現今都市發展計劃的主要目標明顯是催化經濟發展，絕少考慮到居民因此而失去的生活體驗。發展與破壞主導的都市發展計劃令城市——尤其是舊區，在人們的生活中變得越來越不重要。都市發展導致許多居民被迫搬離原居住地，遷往其他地區；新近規劃和設計的所謂公共和開放空間，其實是侷限人們活動的空蕩空間，並不鼓勵社區活動和鄰里關係。我們是否應該再問一問：甚麼叫做「有質素的生活」？



張超雄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立法會議員



經濟行先—市區重建

香港的土地運用強調經濟效益，重建舊區的目的正是如此。君不見舊區重建過後，地產商的「花園」、「豪庭」、「半島」、「山莊」進駐，整個舊區的市場價值突然飆升數倍。但這經濟增長的背後卻犧牲了不少文化價值；例如建築物、街道、人物網絡、關係與該區的獨特經濟模式，這種犧牲無疑亦在破壞本土的文化。

舊區清拆改變市民的生活習慣及消費模式

舊建築物的拆卸對於普遍市民來說，可謂沒有甚麼特別感覺，拆卸只是改變了該區的景觀；但對於一些老街坊來說，舊建築物的拆卸卻代表生活模式的改變。老人家習慣到樓下的雜貨鋪「買罐頭」、「糴米」，有人會每天到舊式茶餐廳「吃旦噠、飲奶茶」。

店內的伙記清楚記得顧客的需要與習慣，誰人愛吃早餐A與早餐B盡記在「人腦」之中。但舊區重建後，商場臨立，卻不找不到雜貨鋪與舊式茶餐廳，取而代之的卻是大型連鎖超市及快餐店，街坊只有被逼到這些財團經營的商店購物。

扼殺小店鋪的生存空間

有說社會進步，舊式雜貨鋪與茶餐廳早應被淘汰，但政策上卻是否容許這類小本經營的店鋪生存卻是另一問題；舊區重建令店鋪租金飆升，政府的賠償只計算該鋪的收入及在當時該區的營運成本，這類小店根本無法支付其他地區的高昂租金繼續經營。有些舊區店鋪的收入在很多人心目中不算多，但卻足夠養活一家四口，只因舊區租金便宜。

近年政府倡議發展社區經濟，期望市民能透過區內網絡及資源，發展區內的經濟。但政府的市建策略卻反「社區經濟」而行，有關店鋪被逼結業，店主及僱員為了糊口，只有轉行或到其他公司「打工」。從社區資本的角度來看，他/她們放棄了對本身從事的行業知識及既有的網絡，這豈不是政府的市建策略不單沒有保護既有的社區資本，更「積極」破壞它嗎？

不尊重香港文化

文化從來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活在當下的概念。政府官員常說要倡議推行文化政策，建立本地的文化工業。文化的理解不應局限於文化表演藝術，更可被理解為生活模式、文

化延續及承傳。從這角度下，香港政府似乎並不尊重香港文化。香港政府常以破「舊」立「新」、改善舊區市民的生活環境等論述，去支持市區重建計劃。或許政府官員並不是不明白市區重建對本土文化的破壞，但在他/她們的計算之中，卻認為經濟收益大於一切呢！

李祖喬

Editorial Officer of Roundtable

從中環價值到金鐘價值

當龍應台教授於兩年前把香港的城規哲學定名為「中環價值」的時候，我對香港的城市規劃還未至於絕望。因為中環並不單單代表「經濟」、「效率」和「財富」，還有著一大堆城市的歷史象徵：天星碼頭、中區警署、中環街市，還有一條條又窄又濕卻又充滿活力的街道。假使這些東西都能夠存留下來，意味著市區重建在最後關頭還是會讓步，還是有著最後的一點人味。雖然那是只有「中環人」才可享有的專利。

隨著天星碼頭的倒下，我懷疑香港究竟還有甚麼地方可以逃得過這種發展的邏輯，一種高度資本主義化得可以不斷自我毀滅的邏輯。它高舉「以人為本」的旗幟，聲稱重建既能帶來更可觀的收入，又能同時保留該地的文化特色。但結果是，重建後的建築物和地區往往只是一種為外來消費者而作的設計，跟地方格格不入（雖然它們自稱該設計跟當地的環境非常融和）；而另一方面，取自民脂民膏的利潤，最後只會成為財團和政府收支表的一個數字，跟居民的生活福利毫無關連。

這並不是一個是否值得「懷舊」、算不算得上「集體回憶」的問題。當我們被淹沒在競逐無限利潤的意識形態之中，無論甚麼價值、甚麼建築、甚麼人，最後也一定會成為重建（即毀滅）的受害者。當中環也得讓路於這套邏輯的時候，香港的發展主義不應叫作「中環價值」，而應改名為「金鐘價值」，單純的商業區。整個城市就是一個大金鐘，把一切有機的小草和「污物」都鏟走，外表油得金光閃閃，只為了拋擲過來的硬幣而發聲。

王國興議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工聯會社會政策委員會副主任



高聳入雲的大廈，一個接一個的玻璃屋，漸漸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沿尖沙咀海傍眺望，全都是一幢幢華麗的商業大廈，另一邊卻是一個個美輪美奐的購物商場。消費和房地產蓬勃起來，社區內原有的特色則逐漸褪色。近日，天星碼頭將被清拆，市民爭相前往拍照，希望留下一個見證香港成長的回憶。但回憶又豈只它一處呢？

荃灣一可謂一個典型的社區。早期荃灣，人口逐漸移居至此，過著以漁農業為主的簡樸生活。六、七十年代，工業起飛，廠廈相繼林立，九零年後，工業年華老去，改由大型商場和豪華屋苑取而代之。具有傳統歷史價值，文化風俗的見證卻漸漸被遺忘，掉棄，最終也逃不掉被消滅的命運。

三棟屋屹立於荃灣逾二百年，從過去宗族的圍村，到今天成為一個乏人問津的博物館，正正上演著一個被遺忘和消滅的命運。提到荃灣，大家或許只會聯想到鄰近地鐵站的商場購物，或是計劃在區內的豪華屋苑購買住宅。三棟屋則被旁落下來，它的歷史和意義也不再為人關心和重視，這樣下去，我們的歷史文化只會被消滅。從表面上來看，玻璃幕場大廈和商場看似是繁華美麗，煥然一新。但細心一想，這些建設下可能埋藏在我們的歷史和文化。假如這些歷史文化全都被消滅而不被保存的話，最終，我們的城市也只會變得徒具軀殼而沒有靈魂。

陳婉嫻議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香港工會聯合會副會長



消滅城市僅存的圍村

- 衙前圍村

踏入農曆九月，不少傳統村落都舉辦太平清醮，酬謝神恩。而今年12月9日，正是衙前圍村十年一度太平清醮的日子。其實，衙前圍對上一次打醮已是1996年，當年醮慶歷時三日兩夜，政府更在村前封路，以便儀式舉行。而當年衙前圍村的打醮，與現在各地的相比，亦有過之而無不及：既有舞獅舞麒麟助興，同時也有迎神、取水等傳統宗教儀式，故當時亦是萬人空巷，參觀者眾。

可是十年人事幾番新，圍村現在已被拆得七零八落。其實早在土發公司的年代，政府已和居民商討具體的賠償方案。但隨著土發解體，負責官員更換，賠償方案便石沉大海。到後來市區重建局成立，衙前圍村於是又被納為K1的優先處理項目。但過去數年，市建局不但未有宣佈重建，而且更任由地產商破壞古村，收一間、拆一間，把古村破壞至

體無完膚。而居民由於未得到安置和賠償，於是只好繼續留在村內，過著環境惡劣和破落的生活。

市建局作為一個政府成立的市區重建機關，原應負起以人為本、保存文物及妥善更新舊區的責任。但它現在卻反其道而行，為追求利潤而無所不用其極：破壞舊區原有文化及環境、對受影響居民挑撥、恐嚇；向居民亂開空頭支票、然後又出爾反爾等等。現在市建局又與地產商閉門談判合作發展了，真不知這條 600 多年的古村還要受多少苦！

儘管如此，衙前圍的村民今年仍然維持他們數百年的傳統和信仰，籌辦了太平清醮活動。在 12 月 9 日，我們還可以看到衙前圍村張燈結綵，重現市區打醮的熱鬧情景。但自此之後，此情便可能不再了。

張炳良

行政會議成員、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依稀記得，電影「長恨歌」最後段打出幾句字幕，大意說：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記憶，只是人在裏面，有時反而看不到城市。電影中急速轉變的上海如是；我認為，經歷了九七回歸的香港亦如是。

回歸前，香港一直有「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的說法，哪怕有點老生常談，到底，我們還是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香港宿命主義」。因此，好像我屬於所謂「五十世代」人，對香港有很豐富的親身經歷：「見證了香港從手工業移民城市，發展成發達的金融服務中心，卻也在金融風暴中承擔最大的衝擊。同時，也目睹了香港從專制到較開明殖民統治，到今日回歸後「一國兩制」的巨變。過去，香港社會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只看到股票樓市的誘惑，要賺快錢，往往粗莽地將更有歷史價值、更具社會象徵和凝聚意義的地標建築，想也不想就毀滅了。

97 是香港歷史的大門柵。97 前後，香港赫然興起懷舊裝飾及「茶餐廳」文化，這股懷舊熱正是社會「尋根」的表現。回歸後，香港終於進入了「無限」的時代。儘管政治上特區成立以來困難重重，令人興奮的是，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反而更積極地關注保護文化及建築遺產、保護海港、保留社區本土特色、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等。故此，我們看到近年公民社會如雨后春筍在文化和城市發展方面起動，港人也愈來愈關注如何重構香港歷史記憶和文化內涵。這不是簡單地緬懷過去，而是透過尋找昨日的「我」，來思索明天的風貌。



以上大部分文章提到近年政府傾倒的城市規劃政策——過於著重經濟及商業發展，忽略了本土文化及歷史的傳承，更淘汰了香港舊有的「人情味」及生活方式，最後只剩下張教授提到的現代港人對「舊」的重視及關注。縱使現行的政策無可否認十分著重經濟發展，但從資本主義社會的角度來看，以拜金主義及個人主義作為主導推行城市發展是無容置疑的做法。而積極推行資本主義，一直都是香港賴以生存的方法，因為正正有這些被大家斥責的東西，才有今天的香港。

那麼，香港今天是真的在被消滅嗎？

